

花人局

每次都這樣寫東西實在有點不好意思，但就算最後一次也好，我就是想寫，因為我想讓你看。我不是同情，也不是風和貓一樣到處招搖，我不討厭你，也很努力，對不起。

上週，我們一起在巨城看了《想見你》。

寒假第一天，你拖著我拖著中午的冬日，漫步在那條臭水溝兩側的步道上，我把手插進口袋，枯葉落在沒有風的人行道，不聊天，安靜地走著，可能你早就習慣我的差別待遇。甩了甩手腕上那隻失去光澤的銀色指針表，頓了一下，抬起手瞥了一眼消失的時間，好像你終於意識到甚麼，試著用最熟悉的動作，叫醒自己，也想辦法喚醒我。

「電影的映前廣告會放多久」，前面一點點沒看到沒關係啦。「希望不要坐角位」，不用擔心，還有下一場啊。「早知道我昨天就先來劃位」，遲到也是一種人生體驗呀。等我們終於拿到票，匆忙在暗室中依著沉橘色的英文和數字匍匐前進，你回過頭對我笑著說：「我根本是時間精算師吧。」映在你臉上晃亮的白光，鋪出你臉蛋上點點痘痕的黝黑笑顏。我發現我從來沒認真讀過屬於你的這張臉，儘管我總笑笑地說，我會被人的雙瞳吸走。一回神，黑盒子炸出銀藍的氣泡，像水，像火花，迸出的旁白讓人驚心，我依舊故作鎮定，沒有撇頭，小聲地留下一句：「對不起。」

「你不是說你想射飛鏢嗎？」手扶梯彷彿永動機不斷前進，一階一階地，把我啞啞的低音送進你的耳裡。

「那你的公車怎麼辦？」

「趕不上還有火車，你時間還夠就好。」

輕快的電梯音樂摻入嘈雜人聲，緩緩流入耳中，「……日本文化週正熱烈展開，請至3樓流行女裝專櫃旁參觀選購。」溯著聲音的源，我們原來不只一次一起踏上這不停自轉的扶梯。

「你有想要回去幫忙嗎？」一串單薄的高音打斷了我的思緒。

「幫甚麼？」

「合唱團啊，全國賽好像在3月1號。」

再一次注視你的臉，流溢著光的駿黑臉頰，一頂永遠的中分頭，儘管戴著口罩，還是看得出一道淺淺的笑。你的聲音雀躍著，你總是這樣，一拍在雲端，下一拍是萬丈深淵。

「如果有人邀我我就去，也不知道到底誰記得我。」

你愣了一下，隨後又放平眉頭作勢要拍拍我。下一秒，廣告放音戛然而止，你的笑聲自手扶梯齒隙傾軋而出，與我的心跳共振。下一個瞬間，我便僵在原地，肩膀的肌束收縮，緊繃，然後斷裂。一層膜裹住我全身，透著微弱的光絲，我彷彿望見你雙手不止地向我攫取什麼，像生物課本的寄生蟲突破宿主。原來這就是報應啊。

滴答滴答。

第一次是那個下午吧，春天的風一點也沒有春風的和藹，無情地咻咻打在每個人的臉上，風每經過你，就好似捉弄你一樣，掀起你那頂烏黑的中分。

接下來你說的話，幾乎改變了我剩下的高中生涯。

「我可以找輔導老師嗎？你……是輔導股長吧。」

眼前一個陌生的輪廓緩緩浮現在陰天的籃球場，走出簷廊的一剎，被刺眼的光蒙上一層紗。高中生特有的模糊聲線，在我胸前綻放如花，狂暴如青嵐，又在霎時間凋落，只留下花之舞後的葉櫻。青澀的臉由葉與葉之間隱隱探出，屏住氣息，可青葉卻不領情，一片片搖落。

一張欲滴的面，柳一般的青絲。

「是副輔導啦。我可以帶你去輔導室，你要找誰嗎？」這年頭居然還有人記得這種尸位素餐的嘉獎小偷。

「……也沒什麼事，只是最近計畫有點亂掉……還是其實，我可以跟你說？」

「我可以聽你說啊，你想要的話我也可以帶你去輔導室喔。」腋下滲出的汗滑入腰內側，直像小人在我身上搔癢。

我從球籃裡抱起一顆籃球，在你的左腳旁坐下，打一打圓滾滾的球，累了就換你。

「原來這就是坐著的體育課啊。」被挖苦的你只是尷尬地皺著嘴角，用下巴指向右邊一群人。

你說你最近好忙，班際合唱比賽加上合唱團，一坨大便，再加上原本就夠浪費時間的交通，等於英文不及格。我的身體忍不住微微地抖了兩下，被你抓個正著。之後我們聊了班上哪個人最不聽話、合唱團到底為什麼要在星期六早上練習（明明每天中午練得也夠多了），你抱怨我附和，從天涯到海角，世界幾乎被我們翻了一遍。

體育課的下課鐘聲響起，你說這是最開心的體育課，不用找輔導老師了。我開玩笑地說，沒想到體育老師也行啊。我們並肩走在人群之中。

我後來才知道，體育老師是真的不行，當然副輔導股長也是。

那堂體育課後，你每次都在教室等外堂課的鐘聲，等我。

你每次都走到教室的最後一排，悄悄繞到我身後拍拍我的肩，然後我會假裝嚇了一跳，使出全身的力氣顫動。你也嚇一跳，然後撥撥我亂掉的頭髮，靠近我通紅的耳朵，上課囉。

我想大概是從這個時候開始，跟你在一起有種充滿歉意的快感。

以前的我總是慢慢地走，拖著整個世界，想走多慢就多慢，反正我的敵人只有最大靜摩擦力。我不在乎自己是否多曠了一堂課，可是你需要，你也會。但當你拉著我奮力

地往前走，我便恣意牽起藍天，加一點白雲，一點那個遙遠的光，拉起參宿四巨大的手掌。我夾在中間，享受著拉扯的力道，放縱和拘束，墮落和責任，幾乎要粉身碎骨的痛覺，不影響我觀看宇宙和你的拔河。我看著你的眼中燒起的火，看著你的壯烈閃爍著，看著幾近痛苦的哀嚎，我的哀號，然而，你始終咬著牙往前走。我偷偷將你和世界牽上線，躲在教室的角落，看著你們奔馳的模樣，當一個小偷。

中午練唱結束，烈日融得校園一片煉獄，樹枝全倒在石磚的波浪搖擺上，我們在樹葡萄失焦的蔭下，玩起跳格子，不安分地繞向教室另一端的路。你提議這個星期五一起走去車站。沒來由的緊張，按著我的脖子，隔了好久我也找不到安全的詞彙回答。

「齣……又沒多遠，走一下腿會斷掉？」

我第一次聽見你那麼真實的聲音，好像在拷問良心不安的嫌疑犯，理所當然的刑具。你好像也發現自己咄咄逼人，原本豐滿的聲音乾了半晌。

我的眼神在你銳利的視線下，逃離我的雙眼。

我不確定我們之間的沉默和空白，是否只是我的暈眩。

「好啦，但我不確定那天會不會突然有事。」

「什麼突然有事，誰會突然有事？」

拷問結束，我鬆了一口氣，不確定呼出的是疊在身體的熱，或是內心的躁動。

「欸欸，好漂亮！」

在我來得及憋住氣前，你高亢的聲音喚醒我的直覺，擺頭的一瞬，只見一大把耀眼的鮮黃在春天的艷陽下，嬌媚地扭扭頭、擺擺腰，華枝綻放的翠手，時而抵著塞滿裝飾的髻，時而害羞地遮著凝脂般的嫩膚。托著香腮，嘆一口氣，低垂的頭便落下幾滴慘黃。我看得入神，呆呆愣在原地。

「他叫黃花風鈴木耶。」

「又是黃花又是風鈴，好好記。」

聽見你幽微的呼喊，我才發現你的腳伸進醉倒的黃花堆裡，輕巧地蹲在被淹沒的樹幹旁，靜靜看著告示牌。

黃花風鈴木啊，我想。

「回教室吧。」你撥掉身上的碎花，立在錦簇之中。

那天我們比鐘聲晚了五分鐘才回到教室，剛好是遲到的界線。

隔天中午，老天哭了起來，濫情地把夏天的霉味整個搬過來，彷彿預先為我的無可救藥嘆了一大口氣，全往我的鼻腔轟，順著氣管，強佔左右兩肺。

合唱團的鐘聲敲醒我，用力地敲醒我麻痺的知覺。眼角餘光瞥到矗立一旁的什麼東西，戳戳我的手臂說要走了，我真的嚇到了，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。

「對不起……你還好嗎？」

「是我才大驚小怪吧，拍謝。你先走，我找一下雨傘。」

我目送你的背影，心中矛盾而無力地祈禱你轉過頭，求你回來，把我拎走吧，怎樣都好。當然，誰也不曾回過頭。

等雨聲溶解你的足音後，我整好衣襠，撐起上半身，不出一點聲地踏出教室。雨的帷幕埋了我僅剩的呼吸聲，不玩跳格子，不等太陽一盞光，晃過墜落的葡萄，一階一階，悄然向合唱台爬，木板嘎嘎地呼救，天花板鐵架共振不停發抖，我加入發聲的行列。
Y—Y
然後老師讓我們分成幾組圍成圈。

「好好盯著你對面的同學，想像把聲音都傳給他，然後仔細感受這個空間裡面的聲音，有沒有在你的鼻端上甚至額頭上，像蓋高塔一樣冒出高八度的音。泛音其實不只高八度的音……」

「你們有沒有看過 **keroro** 軍曹，我們現在要模仿他們唱歌。沒看過沒關係，就想像自己是一隻青蛙，哇～地唱。給我一個 **Do**。」

Y Y

「哈哈，好像甚麼宗教儀式，有聽到 Do 以外的音嗎？」

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

叮叮叮，沒有人回答。

分立合唱台左右兩側的我和你，在一片青蛙叫聲中找到共鳴。午休的鐘聲拂過劇烈晃動的空氣，擺正一切光線，窗外的鳥繼續唱他們的歌，叼著樹枝在幾片雲下飄來飄去。

謝謝老師，謝謝同學，謝謝大家

你拉著我的手走向洗手間。幫我裝水。然後在我手上放一個沉沉的銀色保溫瓶。

「怎麼啦。你今天很累喔，吃午餐了嗎？」你的聲音混雜著廁所的水聲。

「哪天不累啊。」我搖搖頭。

「諗，也是。不過既然都這樣，下次還是早點來吧，反正都一樣累，省得我要跟老師辯理由。」

我朝著細雨苦笑。滴答滴答。

我們的第一次星期五，我逃了。

仲春午後的太陽還不夠斜，不過漸漸染橘的蛋黃，對吞噬學生上課的意志力來說，綽綽有餘。「同學，起床，下課了喔！」老師嘹亮嗓音響徹教室，課桌椅的尖叫聲劃破

校園的謐靜，掩護我在你不注意時逃出教室。寧靜再度降臨時，我已投入夕陽餘暉的懷抱，隱身在每面牆後的黑影。

鉛筆和橡皮擦都還趴在桌子上。

15 分鐘，我以為你早就跟蹤我，伏在我的身後，只等我回頭。

30 分鐘，我幻想你站在我身前，我下跪跟你道歉，然後我們再度踏上回家的路。

1 小時，遠處管樂社的小號高亢的音階不再緊湊，期待誰把我挖出來的希望，承受不住沉重的闇影，埋入失溫的水泥地板。也許對高中生來說，躲貓貓已是生疏的遊戲，年久失修，規則也殘破大半，再沒有場地、時間的限制，躲遍天涯海角，鬼也不會天真爛漫如卡通，哇一聲從背後跳出來。

只剩純淨的狡辯。

當恐懼和失落被幻想支配，無法懺悔的語言逐漸轉變為慍怒，我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。

我是罪犯，而我犯下的罪沒有人知曉，也不會有任何人審判我，沒有被原諒的機會。

我一個人站在哭滿一地黃花的風鈴木下。

癡呆地望著光禿的樹梢，我怎麼也想不起來盛開時的你的樣子。

那天晚上，沾了口水的淡紫色枕頭上，孕育了這樣的夢。

是好久不見的夢唷。

（國中二年級的第一天，班上轉來一位新同學，坐在我正右方，她的身形高大，為人和善，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。我的視線從四方形教室的一隅，滑過整面教室，突然陷進那個新同學的身體，拔不出來，好像黏鼠板上的瘋鼠，拼命掙扎卻越黏越緊，我想哭，卻哭不出來。突然那個新同學向我走來，其他同學的目光並沒有跟過來，成為我們身後的電影特效，爆炸，我用力抱著她。她說她喜歡我，從看到我的第一眼。眼淚不停地竄出，停了又哭，又停，又哭。

）

那天，我躲在影子後，看你看砸滿一地的爛葡萄。

是這樣的夢呢。

班際合唱比賽結束了。

18 個班，8 個獎，我們一個也沒得。

我坐在你身旁默默地聽著你抱怨，看著你抓著我手的那隻手，你說你沒有想像中那麼難過，反而有一種劫後的平靜。

我看著你眼神熠熠生輝。

好想吐。

我們不再踏上樹枝林還是爛葡萄，春天的枯葉掃過柏油路上的積水，凹凸不平的綠色白色油漆上，留不下腳印的街上，忽大忽小的引擎聲鑽進鑽出一個個洞。你身旁的我，張開了嘴，我想起那位夢中的女孩，又想起我其實沒有看清她的臉。

「之前星期五的事，不好意思，我放學才想起來我其實跟老師有約。」

「是沒關係啦，只是我那個時候很擔心，想說你到底去哪裡了，連書包都沒收。我也不敢亂跑，怕你回來找不到人，最後快趕不到火車，我就自己先走了。你還活著就好。」你露出平日少有的青澀笑容，那一刻，我們好像只剩高中生無聊到透的單純，也許，再往前走，我們將一無所剩。

你牽著繩子像主人，拉著一隻到處亂嗅的狗，我們之間，即便沉默，也隔了好遠。你迎風，我搗土，我到現在依然不明為何你喜歡我。

「你很可愛。」

你是這樣解釋的。

大家都很有愛啊。

你放慢腳步，牽繩垂至地面，受寵若驚的狗，呆呆地望著你，彷彿我們角色互換，你成為被審問的人。一縷風穿過高中生和高生肩的肩，跨過露水已涸的雜草，踩過瓣葉殘缺的白花，吻了小狗棕褐色的粗毛，拉了牽繩要往前走。滑一跤。

「你平常會看電影嗎？」

「去電影院。」你補充。

「好像……寒假去看過一部爛片吧。」

「我的上一部也差不多那時候。」

「你看過《沼澤女孩》嗎？」

「電影？」我搖搖頭。

「是書，不過有改編成電影。叫《沼澤謀殺案》，好像暑假會上映。」

「我對恐怖片一律敬謝不敏……啊，松鼠！」

「哪裡？！」

肥嘟嘟的松鼠，從粗壯的松樹樹幹加速奔向深色樹枝，展開四肢，飛越樹梢之間的灰色天空。

我指著天空嘻嘻笑，眯成一線的眼睛裡，一隻松鼠跳了進去，若無其事地啃著不知道從哪兒撿來的松果。

沉重與輕盈的腳步，分別踩著行板和慢板走在後站的停車場，圓滾滾鴿子聽著這不和諧的樂調，咕噥咕噥的不知道在說甚麼。一把魚飼料從角落撒向鴿子，儼然像紅色的密網蓋住一團毛茸茸的東西。鴿子沒有逃，只是呆呆佇在原地，拍拍翅膀，露出白色的鵝絨，縮縮脖子，便開始機械似地啄著鋪上腥味的瀝青。

「再見囉。」你頓了一下，轉過頭，還是一樣瀟灑，一樣羞怯。

地下道的轉角，你要搭火車，所以左轉。你知道我搭公車，所以要直行。

我從來都抓不到說再見的時機，而你總是幫我完成最後的任務。

「掰掰。」

之後每個星期五的5點，鐘聲敲敲倦鳥的頭，暮色為人們指出回家的路，你把趴在桌上的我叫醒，然後一起踏上世界上某一條無人的路，跳進我們的結界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你開始邀我看電影，不過實際上我一次也沒給過你肯定的答案，於是你把想看的電影照著順序往後排，不知不覺就排到年底了。

你說今天是《想見你》。

「好像年底會上映，要不要陪我去看。」

「還那麼久，到那時候再說吧。」

「才不要勒，你現在就要回答。要還是不要？」

「凶巴巴欸，好啦。反正我之後就忘了。」

「我會幫你記好的，烙跑你就死定了。」這是你第一次說自己是計畫狂。

一棵光禿禿的樹停在斜陽的餘燼前，站在我們的道路上。與其說是樹，不過就只是幾根銀褐色的樹枝楚楚插在土裡，甚至有點像幾隻乾枯的手伸向天空，悲哀地祈求著什麼。

「啊，風鈴木。難怪我覺得有點眼熟。」

（原來是你呀。）

「一定是被總務處的砍了，奇怪欸，花掉光光就把人家鋸掉，有沒有良心嘛。」

（就是說嘛。）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嗯？」

深黑色的停車場沒有鴿子的蹤跡，也沒有人撒飼料，鴿子都跑去哪裡了？

你拖著我，拖著沒有月亮的夜晚，安靜地走在人行道上。

「掰。」

「星期一見。」

星期五的夜晚，我一個人。

坐上深藍色的絨椅，屁股湧上一股熱流。我想著幾分鐘前坐在這個位子上的女人，剛走出車站，然後馬上迎來男人的擁抱，他們到市區的飯店，或是男人的家，波濤洶湧地交纏，巫山的雲朵任乳房的起伏擺布，微凸的贅肉裡永遠種著撅起嘴的新芽，深夜的狂歡盈溢至沒有太陽的午後，淫逸被監禁在窗外車站高懸的鐘聲裡，叢林裡的寄生植物，望著窗內那一對花呵護彼此，一分一秒搖著時間。

我妄想上一個坐在藍色舊絨椅上的女孩，一點點的溫存，流入我的股間，佔據我的身體，侵蝕我的身體，補上一半的她。

舊區間車的車廂門口，車長或穿著台鐵制服的誰，呼叫他的同伴。2A月台有位視障朋友需要上車協助。那位看不見的先生，孤獨的站在月台，右手吊著一根細長的竿子，

臉上帶著墨鏡，穿著沒有拉拉鍊的夾克，布袋一樣寬鬆的牛仔褲。他看著我心虛地覽過所有幾分鐘前的女孩。

上車有什麼困難的。我的腦袋還是不經意擠出皺褶，直勾勾盯著被踩髒的黃色導盲磚，好幾隻腳沒有節奏地踏著。窗外的黑暗中，一張嫌惡的臉，隨著搖擺的車廂浮現在燈火的陰暗之處。我按住自己肩膀，深呼吸，吐氣，合唱團是這樣教的，然後剝下一片片緊繃的情緒。

「竹北，到了。往內灣方向的旅客請在本站換車……」

墜落的溫度，在閘門開啟的一剎那，掉進車廂。

逼。車站的自動門開閉，醫院的玻璃門開啟。

將近半小時的路程，只不過是為了配合身心科 86 號久到不能再久的候診時間。

綠色的長椅上坐滿了人，一個人打開門走出來下一個就進去，最後整個候診室只剩合成橡膠摩擦地板的噤乖噤乖，我實在不看不出到底這些人有甚麼問題。當然，我也不知道我能有甚麼問題。

84 號打開門，85 號不見了，我頂著 84 號的門，醫生親切念出我的名字，細細小小的眼睛嵌在微發的臉上，儘管一身白袍，還是有種他在笑的錯覺。轉一轉人體工學椅，要我在他對面坐下，然後把左右手掌貼在一個金屬機器上。

「你是不是覺得直視別人的眼睛，會讓你覺得不禮貌，或是有點害羞。」

「你在學校有朋友嗎。」

「還是你覺得有一兩個能夠談心的朋友就夠了。」

「你有被霸凌過嗎。」

「跟家人相處會不愉快嗎。」

然後呢。

沒救了。我躺在冷氣吹出的白光之下，任憑溫柔的笑容撫遍我身體的稜線，把我叼起，扔進不停旋轉的籠子裡，好像在捏瓷土，愈轉。愈快，離心力模糊我的肉身，沒有血的一坨又一坨的肉，濺至醫生的白袍，然後在缺水的冷氣房裡脫水，溺在蒼白的光線之中。

我不記得之後誰說了甚麼，可能是這個階段的情緒不穩定，可能是副交感神經過高，可能是亞斯伯格症，然後護士開門。

依然滿座的綠色長椅，依然面無表情的一群人。沒有高中生。

我被最後一班公車載走。

國文老師來上課。

沒有戴手錶的左手提著的白色帆布袋裡，30 份許正平的〈籃球〉。老師在講桌前凹凹裝訂好的短篇小說，一排一排滾進 30 個人的手中，掉入你和我的回憶中。唸，空心。

劈哩，男孩愛女孩，女孩愛男孩。

啪啦，男孩發現自己不能愛女孩。

（那怎麼行呢。）

滴答，男孩愛男孩。

滴答，男孩討厭男孩。

（怎麼能這樣？）

什麼都好，終究只是一個沒寫功課的孩子，不敢交空白作業的徒勞無功而已。

（原來故事要告訴的我們的是這？）

連小說家也不願稱之為責任的東西，女孩失去一切，誰要為這些負責？

（？？？）

子彈在飛，一顆顆瞄準你胸膛的子彈，飛越波瀾不驚的太平洋。我躺在我的花床上睡午覺，在我的大洋裡飄呀飄，一捲風撈走花圈上一瓣白花，無聲無息地，在屁股被太陽曬得發燙前，不完整的白花，和被射穿的空心，落在我的懷裡。風躲回洞穴，屁股越來越燙，深鎖的眉頭，在陽光的映射下更顯得執拗。

我們去巨城，合唱團的活動。

你說，要體驗一下我坐的公車，於是跑來離我家最近的公車站。我以為你不會做這種事。

然後我遲到了，下一班 40 分鐘，我說，這就是我的公車，我一定又露出了尷尬的笑。

「我們一起等就好啦。」

「這樣 40 分鐘會變 80 分鐘。」

你代替我在太陽看不見的地方燦燦地笑，一頂搖搖欲墜的中分。

「等下唱完，去看個電影吧。」你說，看什麼都好，只要是跟你。

我只像個老人，顫巍巍地隨車陣捲來的風擺動搖搖點點。

紅燈一亮，過不來的車，吹不起的風，我們又回到本來的沉默，這也是我的公車。

然後，一輛機車以最慢的速度，穿過了斑馬線，紅燈，斑馬線，越過時間暫停的兩個人面前。

「你想怎麼辦，之後。」乾掉的口水黏在我的雙唇上，一句話換一塊皮。

「之後嗎，我想想喔。我想當個心理師，然後去加拿大的某個大學念碩士，然後找一畔湖寫我的湖濱散記，你要來嗎，我沒辦法接受遠距離戀愛喔……」

公車來了，是我的。我把手伸出車道，幾乎就要撲上不願煞車的公車。

逼。不要講話，這是我的，公車。

我到站，下車，走進巨城，手扶梯轉至 3 樓，唱我的合唱，然後繼續轉，在暗室裡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電影。我的。

（鈴鈴鈴，鬧鐘是你最喜歡的電影主題曲，我滾了一圈又一圈的棉被，再翻回去。頓一下，兩顆枕頭上只剩一顆頭，我聞你的那塊，一股發酵的味道，昨日的醉意還在腦袋裡膨脹。你去哪。為什麼你總是裝得那麼蠢，為什麼永遠配合我演一點也沒有用的喜劇。演我不知道怎麼愛人的搞笑劇。我愛我瞥見的每個女孩，跟愛你一樣多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愛，我寧願那只是我需要你的愛。我不知道怎麼回應你，我不知道你愛不愛這樣的，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負責。我摔下床，壓扁了最後那一朵花，噗一聲，一個屁。）

我眯著眼，讓眼睛適應水泥地上的熱氣，體育課鐘聲響起，你在我們的位子上等著我。我踏著運球聲朝你走去，跨過三分線，右手握著銀色保溫瓶，踩進禁區，搖搖擺擺，你一定覺得我像醉漢。

「好無聊喔，來投球吧。」我在融化的空氣中劃出一道弧線。你彈起身子，奔向球籃，捏一捏每一顆亮橘帶黃的七號球，扣起最硬的一顆，摔在地上，對著我呵呵兩聲。你的嘴角析出一灘夏日的甜漬。右側的白色底線站著你，我在對面。兩隻纖細的手，在烈焰之下揮舞，匡噹，籃球依舊朝你飛去，你升起手掌築起高牆，啪，球撞倒在地面。不管你多麼用力地投，球永遠都彈回你的那側，你尷尬地拋出求助的眼神。

「好痛。」第六次投球，你終於捏住了落在你胸前的橡膠球，一把甩給我。

「我幫你教訓他。」結果我怎麼投也投不進。

你笑我哪來的自信。

隔壁球場的人得分，高聲歡呼。樹蔭底下的人，依然聊著小島和世界。

收球。哨子的尖叫震破耳膜，喧囂收入雲霄，太陽之西依然寧靜。

我們兩個癱坐在盛夏的光年裡，等待汗水喚來雲雨，過分對流的空氣綁架太陽，悶濕的腐味一瞬間全被灌進蒸騰的水泥地板，同學慌亂的驚叫聲加入傾盆大雨，為我們蓋出濛洞。

我洩了氣，倒在暴雨之下。

體育課下課的鐘慵懶地打了一個呵欠。

我暫時將你的眼睛閉了起來，黑暗之中，你的夢接起我的夢，合唱團接合唱團，電影的終幕接了序幕，星期五，再一個星期五。原本該對你說出的話，都變成了青蛙的叫聲。

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 g e r o